



几个先插完你家的两亩地，再插大叔家的，我随后。

父亲听出二哥内心还是不愿，当即站起身说，好了好了，别争了。我靠后，你们先来。干活！

这天，一早父亲就下田了，挑水润好秧苗，还吩咐母亲烙一锅韭菜鸡蛋饼，盛一壶水，煮几枚鹅蛋，一会儿带到稻田。母亲诧异，今儿是给三叔家插秧，咱带什么吃喝？父亲剗了母亲一眼，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吃点喝点，又少不了一块肉。他三婶最近闹腰疼，做不了饭，你不知道啊！母亲就噤了声，默默去做事。

三叔比父亲来得早，他将两亩池子储满水，搂耙摊平稻田，找来一根绳子，两头分别系上两根木条，规范出两垄行距。麻雀落在堤坝，叽叽喳喳。风不大，吹起三叔的确良褂子衣摆，呼哧呼哧的。父亲挽起袖子、裤管给三叔挑秧苗，二哥来时，父亲已把秧苗挑进田里一大半了。

池子里的水有些凉，一踩一个深坑。父亲和三叔，一前一后，二哥在第三个，母亲第四，我尾随在母亲身后。秧苗在我手里，机械、木讷、呆板。我捏一簇，往绳子笔直的垄上插一朵。一朵一朵绿色的云，在水面伫立着，矜持、害羞，像个黄花大闺女。父亲是老庄稼把式，插秧的速度在村子里无人能比。父亲插秧，快，怎一个快字了得。你眼睁睁看着秧苗飞出他手里，转瞬就在水上尘埃落定。待我们插完两垄秧苗，一回头，父亲都完工第二个来回了。三叔和二哥甘拜下风，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追不上。我呢，早已浑身泥巴，连嘴里都是泥。母亲看着我的窘态，禁不住咯咯笑，燕子们也组团来取笑我。我哼一声，发誓等我长到父亲那么大，插秧比父亲快几倍，信不信？燕子仍旧聒噪，风在笑，花在点头。父亲不信，二哥不信，母亲说，你把书读好了，什么都有了。我撇撇嘴，说，我不光读好书，插秧也要远超你们！

小孩子口无遮拦，说完也就算了，但对吃却是没齿难忘。插完一池子秧苗，太阳有点晃眼，气温上升，汗湿的衣裳紧贴在身上很不舒服，肚子也叽里咕噜叫。三叔说，歇一会儿，抽袋烟，还让嫂子自带干粮，不好意思。嘿嘿，来日方长，忙过这段时间，我杀只鸡，大哥、二小子、嫂子你们过来吃，再喝一杯散篓子酒，得劲儿！

几个人坐在堤坝上，吃着香喷喷的荞麦面韭菜鸡蛋饼，喝着清澈纯净的井水，就着丝丝暖风，听着悦耳的鸟鸣。

插完三叔家的秧苗，中午在堤坝的杨树底，依着杨树打个盹，和蚂蚁亲近亲近。醒了，开始去下一家插秧。好歹挨到二哥家插完秧，天也暗了下来，一弯新月泊在树梢。风干的衣服，疙疙瘩瘩的，抽打在后背，生疼生疼。身子像灌了铅，走不动了，哪块肉都疼。回到家，也没吃口饭，碰着枕头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村子就落了一场雨。雨不大也不小，三叔和二哥的秧苗，又被及时雨酣畅淋漓地喂了一遍。

轮到我家插秧，太阳老高了，三叔与二哥姗姗来迟。父亲叹了口气，话到嘴边咽了回去，这场戏无论怎样也得唱完。那一年，我家的水稻亩产最高。三叔和二哥的稻子低产，收割时，父亲没打扰他们。我们一家人白天割稻子，月下将稻子背到玉米地，摊开、晾晒。稻子运到场院，我和父亲晚上就守着一堆稻子睡觉。脱粒机开进村子，三叔二哥没喊自到，都有稻子，合作把稻子脱粒、归仓。

我到小城读中学时，村子的河套就憔悴了，瘦巴巴的。没有水浇灌稻田，秧苗死亡率，人们一合计，索性把稻田改为旱地，种一茬玉米大豆红薯。

时光不复返，父亲也白发苍苍了。没事的时候，父亲会和我们回忆一下曾经的插秧岁月。

柳绿花红，布谷在树间一叫，村子就亮了，把天空撕开一道口子，露出一片瓦蓝瓦蓝的湖。父亲在河里挑一担水，先浇一浇他的秧苗。风一下一下扯着绿油油的秧苗，发出“沙沙沙”的声响。

这块秧苗坐落在村口稻田里，父亲观察过了，只有把秧苗育在稻田内，才有利于生长。稻田湿度大、土质肥沃，加上几十年的水稻栽植，秧苗有抗病能力，一定是丰产的坯子。之前，父亲在家门口的平地，挖了一绺地，育过秧苗。本是为了管理起来方便，结果秧苗参差不齐，病恹恹的像林黛玉，等栽到稻田里，经常得病，虫害也厉害。末了，长出的稻穗瘦巴巴的。父亲在饭桌上和母亲商量，就在稻田里育秧苗，距家远点，二里地。无妨，勤着去看看就行。

村子里有上百亩稻田，堤坝旁紧挨着一条河，河没有名字，父亲喊它东河套。在村庄东面嘛，我们也跟着喊东河套。

杨柳青青，一树槐花。秧苗长势很旺，我家稻田附近的几户，见我们在稻田育秧苗，他们也来凑热闹。这样也好，父亲说，遇到秧苗出现枯萎、根叶焦黄，大伙可以一起探讨，还能请镇农业站的人来把把脉，对症下药，确保秧苗的出苗率。

稻田往下挖两铁锹就有水，秧苗离不开水的滋润、阳光的照射。单纯用稻田黑泥还不行，需要一些河沙掺杂在一起。秧苗出来前，不必放风，在地上用塑料和竹片拱成一个半圆形，然后搁一些农家粪，长出的秧苗壮实，墨绿墨绿的。

我家的稻田，左边是邻居二哥家的，右边是前院三叔家的。那会儿，父亲年富力强，与三叔二哥搭伙插秧。插秧，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得看个好日子。父亲比三叔二哥年长，几个脑壳挤在一块，让父亲拿主意。哪天插秧，什么时候起秧苗？父亲沉吟片刻，从兜里掏出烟荷包，搓一片烟叶码在烟斗里，二哥屁颠屁颠弯下腰，划着火柴。三叔和二哥不抽烟，蹲在那儿，等父亲的下文。父亲掰着指头，算了算，农历四月十八正好，这天无风雨，大日头挂在天上，鸟语花香的，吸一口全是槐树花的清香。

先插谁家的？三叔不吱声，二哥扫视村里来来去去的自行车、马车，两三条狗大摇大摆地谈情说爱，卖老豆腐的吆喝声配上破锣嗓子，像鸭子在嚎。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他俩都不肯落在后面。为什么？都想赶在春雨之时让秧苗下地。春雨贵如油呢！既然让父亲做决定，父亲也不好自私，大大方方，拍着胸脯说，我最后插秧，至于你们谁先来，要不，抓阄，这样公平，就看各自的手气。

三叔照地上甩了一大把鼻涕说，大哥，你都高风亮节，我再得寸进尺就不对了。二小子先来呗，他老婆坐月子，也没空来帮衬。

二哥说，这不是理由，三叔，就你了。咱

铺开村庄

铺开村庄，就是一片蓝天
那么多的鸟群飞过
那么多的鸽子飞过
那么多的花絮飞过

飞过的鸟群，留下动听的歌吟
飞过的鸽子，留下悦耳的乐音
飞过的花絮，留下漫天的呢喃

这些精灵，乡间的乐师和歌手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
都是它们的舞台，都是它们的乐园
耐不住寂寞的麻雀，肆意飞翔
一阵叽叽喳喳之后，就将一粒粒音符
叨向白云间，放飞在春风里
整个村庄，都回荡着百鸟的鸣唱

铺开村庄，就是一本
风吹过，仿佛谁翻开一页
雨落过，仿佛谁又翻开一页
鸟飞过，谁就将书页合上了

打开阳光

打开阳光，打开村庄的门扉
迎来春风，鸟儿，燕子，羊群
迎来小草，庄稼，田野，森林
迎来蜂飞蝶舞的清晨
迎来鸡鸭嬉戏的黄昏

在村庄的土地上
种上吉祥，和谐，温暖和期许
种上美好，歌声，丰腴和收获
这些动人的词语，像顽皮的小狗
从一根田埂跑向另一根田埂
又像辛劳的蜜蜂，从一朵梨花飞向另一朵梨花
然后，消失在村庄里
只有鸟巢里的幼鸟，张开鹅黄的嘴
吵醒了睡眠中的雾岚和山峰

打开阳光，就是打开了春风
吹拂烟红露绿的嬉笑和打闹
吹拂莺啼燕舞的鸣啭和妙曼
阳光驶过青草地，村庄里
到处都是泉水的清澈和桃李的芬芳

乡村读书娃

只有在乡村，在鸟语中
才会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这些山里娃，总爱拿本书
在早晨读，在山里读
朗诵遍地白羊云彩一样游弋
朗诵连绵大山海涛一样起伏

山雀子是从他们的朗诵中飞来的
野兔子是从他们的朗诵中惊跑的
竹鸡子是从他们的朗诵中降落的
麻鸽子是从他们的朗诵中逃逸的

他们读着早晨，读着美丽的时光
大山在他们的朗读声中变得更巍峨
露珠在他们的朗读声中变得更圆润
读着读着，他们就把自己读进了树丛里
读着读着，他们就把自己读进了浓雾里
遮起来，藏起来，躲起来，只剩朗朗读书声
那么动听清脆，那么响亮悠远